



The Fear of the Feminine

原型女性与 母权意识

[美] 埃利希·诺伊曼 (Erich Neumann) 编著

胡清莹 译

The Fear of the Feminine

原型女性与 母权意识

(美) 埃利希·诺伊曼 (Erich Neumann) 编著
胡清莹 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原型女性与母权意识 / (美) 埃利希·诺伊曼 (Erich Neumann) 编著; 胡清莹译.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2017.12

书名原文: The fear of the feminine

ISBN 978-7-5192-3719-6

I. ①原… II. ①埃… ②胡… III. ①荣格 (Jung, Carl Gustav 1875-1961) —下意识—研究 IV. ①B84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30520 号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2017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原型女性与母权意识
YUANXING NÜXING YU MUQUAN YISHI

著 者 [美] 埃利希·诺伊曼
译 者 胡清莹
责任编辑 李晓庆 于 彬
特邀编辑 黄秀丽
装帧设计 刘 岩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137 号
邮 编 100010
电 话 010-64038355 (发行) 64037380 (客服) 64033507 (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wpebj.com.cn>
邮 箱 wpebjst@vip.163.com
销 售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978-7-5192-3719-6
定 价 49.00 元

英文版说明

本书的前三篇文章是诺伊曼《女性心理学》（*Zur Psychologie des Weiblichen*）中的全部内容，《女性心理学》由Rascher Verlag 出版社于1953年出版，当时属于诺伊曼书系“绕中点盘旋”（*Umkreisung der Mitte: Aufsätze zur Tiefenpsychologie der Kultur*）的第二卷。本书使用了诺伊曼在《女性心理学》中的前言，因为它也同样契合余下的两篇文章。本书中每篇文章的来源如下：

《女性发展的心理阶段》扩展修订自在苏黎世、巴塞尔和特拉维夫市心理学俱乐部所进行的讲座。当时的演讲名为《与母亲的原初关系》（*Die Urbeziehung der Mutter*），于1951年发表于《心理学家》（*Der Psychologe*）第三卷，稍后被收入诺伊曼的杰作《大母神：原型分析》（*The Great Mother: An Analysis of the Archetype*，波林根书系第47册，1955年）。

第二篇文章《月亮和母权意识》曾发表于《埃诺斯年鉴》（*Eranos Jahrbuch*）特别卷（波林根书系第18册，1950年）。《埃诺斯年鉴》特别卷的发行是为了纪念C. G. 荣格诞辰77周年。特别卷名为《来自原型的世界》（*Aus der Welt der Urbilder*），还包括埃诺斯会议上的其余10篇文章。

《论莫扎特的〈魔笛〉》扩展自在苏黎世、巴塞尔和特拉维夫市

心理学俱乐部所进行的演讲。诺伊曼把公开出版后的版本献给了他的妻子——分析心理学家朱莉·诺伊曼（Julie Neumann）。埃斯特·道蒂（Esther Doughty）翻译了这篇文章，将其发表于第11期的《四分之一》（*Quadrant*）上（1978年），该期刊由C. G. 荣格基金会创立，发行于纽约。后来，鲍里斯·马修斯（Boris Matthews）修订了这篇译文，同时，他还翻译了本书的前两篇文章、最后一篇文章和诺伊曼的前言。

在最初的三篇文章之外，本书还添加了另外两篇和女性有关的文章。《大地原型的现代含义》来自诺伊曼在特拉维夫市的一场讲座，随后，在1953年的埃诺斯会议上，诺伊曼也做了同样的演讲，因此，这篇文章最初发表于1953年的《埃诺斯年鉴》中。现在所呈现的译文最初发表于《收获》（*Harvest*），这份杂志旨在研究荣格派学说，由伦敦分析心理学会创立。在《收获》上，这篇文章分为两部分：其一，1891年，由尤金·罗尔夫（Eugene Rolfe）根据玛德琳·洛克伍德（Madeline Lockwood）的草稿翻译而成，并由露丝·露特（Ruth Ludgate）编辑；其二，由迈克尔·卡林沃思（Michael Cullingworth）翻译。

《对原型女性的恐惧》属于在苏黎世荣格学院举行的讨论会的一部分，由Rascher Verlag出版社以《恐惧》（*Die Angst*）为题编纂出版，该书中还包括来自不同领域的其他8位学者的文章。

本书参考了以下翻译版本：《女性发展的心理阶段》（*The Psychological Stages of Woman's Development*），包括前三篇文章，由丽贝卡·雅各布森（Rebecca Jacobson）翻译，希尔德加德·内格尔（Hildegard Nagel）和简·普拉特（Jane D. Pratt）修订，1959年春出版；《月亮和母权意识》（部分），由内格尔女士翻译，1954年春出版；《对原型女性的恐惧》（部分），由艾琳·加德（Irene Gad）和露

丝·霍林 (Ruth Horine) 翻译, 珍妮·沃克 (Jeanne Walker) 编辑, 发表于《四分之一》第19期 (1986年)。

威廉·麦克圭尔 (William McGuire)

目录

第一章	女性发展的心理阶段	001
第二章	月亮和母权意识	049
第三章	论莫扎特的《魔笛》	091
第四章	大地原型的现代含义	131
第五章	对原型女性的恐惧	179

第一章

女性发展的心理阶段^①

在《意识的起源和历史》（*The Origins and History of Consciousness*）^②一书中，我们追溯了使意识和自我为之形成的原型阶段的发展，由于这一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式发展的承载者，乃是有着自身典型价值观的男人，所以我们将这个自我称作“父权的”（patriarchal）。

对现代女性来说，虽然在父权方向上发展意识是必不可少的，不过，她们的发展道路却遵循着截然不同的轨迹。西方女性的正常发展及其神经症的心理前提，为我们试图在这里描绘的轮廓提供了实证基础。

不论女性还是男性，心理发展的首个阶段都是一种“心灵统一”（psychic unity）。这种心灵统一由乌罗波洛斯（Uroboros）象征——一条蛇咬住自己的尾巴，构成一个圆。相对于无意识这个概念，我们更喜欢使用这个象征，因为它形象地表现出所有发展过程中充满活力而又极富动态的对立，而这种品质正是单纯的无意识概念所缺乏的。

在最初的心灵世界中，自我和无意识处于一种融合状态，或者更恰

① 本文原名为“Die psychologischen Stadien der weiblichen Entwicklung”，属于诺伊曼于1953年出版的*Zur Psychologie des Weiblichen*（《女性心理学》）中的一篇。

② 原版：*Ursprungsgeschichte des Bewusstseins*（苏黎世，1949）。

当的说法是——它们无法分离。在每个个体意识的发展之初，他的心灵都要经历一个前自我阶段（pre-ego stage），这个阶段是以个体发生和系统发生的方式存在的。在此阶段，不论女性还是男性，其自我和无意识间的联结都非常紧密，如同母亲对孩子来说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们不能使他们分离。同样，我们也无法分开无意识和自我。从某种程度上说，处在这个阶段的孩子可谓尚未出生，他还被包裹在那母性的乌罗波洛斯中。从个体角度来说，这种无意识和自我的紧密联结体现为孩子很少与母亲分离，就像每个个体都经验过的——被群体、家族或家庭中超个人的、母性的保护力量包围，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体做或者不做什么。

最开始，无意识呈现出好妈妈模样，即孩子和母亲间的原初关系呈现出积极色彩，因为这个依赖性的、婴儿似的自我由母性无意识保护和滋养着。所谓“与母亲之间的原初关系”，指的是婴儿或小孩与母亲之间关系的完整性。这种完整性在其发展出一个有界限的人格（该人格具有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时便宣告结束。因为孩子服从于一种占优势地位的、超个人的原型力量，所以在原初关系中，才会有更多超个人因素而非个人因素的运作。

原初关系，即自我对无意识的完全依赖，个体对群体的完全依赖，在原型层面上，通过使母亲成为投射对象而被体验到。不论某个母亲的个性特点如何，对孩子来说，她就是母性乌罗波洛斯和大母神（the Great Mother）。^①女儿和母亲之间的原初关系，与儿子和母亲之间的原初关

^① 我们之所以说这是“投射”，是因为这样的事实：即使另外一个人，或者一只动物取代了母亲的位置，她（它）也照样会被孩子经验为母性乌罗波洛斯和大母神。

系有着本质的差异，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我们理解男女心理差异的重要助力。

如果我们说，在男孩和女孩发展中的某个决定性时刻，男孩将母亲经验为和自己不同的“相异汝（dissimilar thou）”，而女孩则将母亲经验为“相同汝（similar thou）”，与自己并没有什么不同，那么问题出现了，我们在何种意义上如此说？这种“不同”如何成为可能？因为婴儿一开始无法意识到——确实，正如我们所知，没有意识——任何性别差异。

孩子在胎儿期及婴儿期与母亲之间的关系是所有重要关系的模型。从这个意义上说，原初关系其实“起源于”母亲，即它是由母亲原型支持着的——母亲原型是一种心灵模型，由活跃于人类心灵中的母性元素构成。然而，这并非说孩子的心理反应来自其和母亲之间的原初关系，至少并不是这个意义上的：精神分析假定，个体独特的个人经验是其后续发展的原因。胎儿、婴儿与母亲的关系是神秘参与（participation mystique）的绝佳范型，而自我“包含于乌罗波洛斯中”^①则仅仅是对此种现实的描述。

在人类历史上，对男人和女人的区分属于最早、也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对立面投射之结果，早期人类把男性和女性看作广泛的对立模型。因此所有原型性的对立都可以轻易地借用男女象征。于是在意识和无意识的对立中，“男性的”（Masculine）等同于意识，而“女性的”（Feminine）则等同于无意识。这种象征性的对立毫无疑问只局限在次

① 见诺伊曼所著《意识的起源和历史》。

级现象（secondary phenomena）即阿尼玛和阿尼姆斯^①上，同时这种象征对立来自乌罗波洛斯最初的容纳——乌罗波洛斯是“男性”意识和“母性”无意识的诞生地。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原型男性象征性地与原型女性“分离”，使意识的客观性从无意识的无分别中发展出来。在与母亲的原初关系中，男孩经历着男女之间的对立原则，而如果男孩要成为自己，获得男性身份，那么他就必须抛弃与母亲之间的原初关系。

身体是心灵过程的载体，心身一致，才有心灵的完整，而心灵总体的中心便是自性原型（the Self）。从婴儿、小男孩、大男孩、成年男子到耄耋老人，生理发生变化的同时，心理也随之改变。不过，这些心理变化和女性发展中的相应变化有着天壤之别。因此，在两性之间，我们必须假定存在着一种生理心理的差异，该差异以原型和象征的方式显现，而非任何严格的性格学分类。因此，自性作为人格之总体自然携带着次级性别特征，同时，出于对激素的依赖，身体和心灵紧密地连接在一起。^②

即使在前父系（pre-patriarchal）社会，纵然男孩长期与女性群体相处，且被她们的“神秘参与”塑造，不相同的经验也是一开始就有的，或者至少从他们感知到两性间的差异时开始。但是，男一女对立原则如何，以及在何种文化条件下显现出来并不重要。同样，在父权偏见的文化制约下，这种差别经由错误阐释而导致的不正确结论亦无足轻重。

因为男性将原初情况——认同母亲这个女性他者——经验为对非自性（non-Self）的认同，所以只有在后期发展阶段，他才有可能“自性-

① 荣格，《自我和无意识的关系》（*The Relations*），第296段及以下。

② 在个性化发展之初，此规则无效。不过在这儿，我们还不用考虑这些。

发现”（Self-discovery）为男性，^①且这种自性-发现与原初关系是对立的。只有离开原初关系并获得对它的客观态度，男性才能实现自我-发现（ego-discovery）并确立稳定性。相反，男性会受困于乌罗波洛斯的、母系的乱伦中，^②处于被阉割的状态，即他是不真实的，与自己疏远的。在神话中，我们也能看到对这种基本情况及此后发展的描述，其中意识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便可阐释为：原型男性从原型女性中获得解放，儿子从母亲那里获得解放。

原初关系——与“汝”的认同——成为“虚假的”，是一项重要的男性经验。此经验的持续效果表现为：男性的客观倾向，和因此而必然出现的对抗；他倾向于仅从遥远的、逻辑的意识世界中与万事万物发生关联；且不愿意在潜意识中与“汝”认同。这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男性的孤独，但同等地也加强巩固了自我和意识，而这都和女性心理有着某种相反。在许多男性神经症患者中，都潜藏着这种重要经验，表现为对两性关系的恐惧。

因为从本质上来说，男性的自性-发现与意识的发展、意识和无意识系统的分离密切相关，所以在原型层面上，自我和意识经常由男性象征。这意味着，男性将自我和意识，与其原型性的男性角色认同，并将自己认同于人类历史进程中意识的发展。在个体层面上，他活出了英雄这一原型人物，而且只有在与龙的战斗中取得胜利，他才能经验到他的自性。龙即他在原初关系中所面对的、无意识的自然面。

① 这里的自性-发现不能和后半生中为获取个体独特性而进行的自性-发现混淆。这里的自性-发现最初就是自我-发现（ego-discovery），是发现真我（one-self）的第一步，不过在女人的个性化中，我们把这称为获得真我。

② 见《意识的起源和历史》。

对女人来说，原初关系具备截然不同的重要性和效果。当一个孩子——不论男孩还是女孩——对男—女对立原则的任何表现形式有了意识，那么与母亲之间的原初关系就是关联性（relatedness）本身。但对女孩来说，男孩经验到不同的种种复杂情况消失了。即使她“成为自己”，成为一个女人，在原初关系里她对母亲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还会继续存在，她的自性-发现也是初级的，因为对女孩来说，自性-发现和原初关系可以是重合的。

这意味着，在原初关系中，女人可持续存在并不断发展，以成为自己，而不必同母性乌罗波洛斯和大母神分离。因为迄今为止她仍然处于这个领地，所以从意识发展的观点来看，她自然是孩子气和不成熟的，但她与自己之间并不疏远。同样的情况下，男人是“被阉割的”，被剥夺了自己真实存在的，而女人则只是维持固着状态，被自己真实存在的、不成熟形式牢牢攫住。一次又一次，我们发现，即使在西方父权文化中，处于这种不成熟的心理发展形式下的女性依然能够发展成为一个自然的整体。不成熟的心理发展形式指的是缺乏相应的意识发展，而换成男性，早就引发了社会适应问题和神经症。在这种基本情况中，由于自性-发现和原初关系相合，女人从一开始就获得了男人所缺乏的、天然的完整和圆满，这是一个优势。

母婴关系是一种相互认同，自性-发现（在此一个女人将自己经验为女性）和原初关系（在这里她把母亲经验为女性）的同时发生，给通过认同而形成的所有关系带来了初步强化。这也与男性经验相反，他们从根本上来说更倾向于以并列（juxtaposition）为基础的关联方式。

以对立和并列的方式联系是一种由文化塑造的、个体的联系形式。女人通过认同而联结的自然方式，来源于孕期的血肉相连，即来源于与

母亲的原初关系。因此，对同一性关系的渴望伴随了女人的一生，并促使她创造出类似的情境。但只有当她作为一个成年女性，经历怀孕，并为她的孩子而成为原初关系的承担者时，这种母系倾向的渴望才能得以满足；然后她的自我，作为主体，经历着对孩子的包容以及与孩子的同一性关系。

德墨忒尔（Demeter）和科尔（Kore）^①的象征关系——其神话学上的重要性早就由荣格和科伦依（C.Kerényi）^②阐述过——是自性-保存（Self-conservation）阶段的典型，在这个阶段，女性的自我仍然和母性无意识和自性紧密联结。对女性心理来说这个神话主题的重要性在于：我们发现了一种母系心理，它决定了女人与原型女性和原型男性之间的关系。这种原型导向阶段产生的影响往往可以在相应的社会群集（sociological constellation）中得到证明，同时它也制约着女性个体的无意识行为。因此，本文试图界定出心理状况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社会环境，或相反，集体的社会环境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女性个体的心灵，是无关紧要的。

在自性-保存阶段，典型的是：女人在心理上，也往往在社会上仍留在女性群体——母亲的氏族中。向上，与诸母亲保持关系，向下，

① 在希腊神话中，科尔是女性天真无知的人格化形象（即珀尔塞福涅，Persephone）。德墨忒尔和科尔作为母女，分别向上和向下延伸了女性意识，她们给它添加上“老和年轻”“强大和弱小”的维度，并在空间和时间上拓展了狭窄的意识范畴……因此我们可以说，每个母亲都包含着女儿，每个女儿也都包含着母亲。每个女人向后可以延伸到母亲那里，向前则可以延伸到女儿那里。这样的联系在意识上的经验产生出这样的感觉：生命在代际间延伸，超脱于时间之外，以及最终感觉到永生。参见《科尔的心理学方面》，出自《荣格选集》卷9第1册第316段。——译者注

② 见荣格和科伦依所著《神话科学论文》（波林根书系第22册）。

则与众女儿保持关系，以这种方式，女人维系着自身的连续性。她与女人、原型女性的接近和团结，正与她和男人、原型男性的隔离和相异感对应。

由于早已有之的禁忌，与异族通婚之弟兄的接触受到阻碍。即便他是精神权威、男性领袖，在异族通婚的宗族里，也依然住在别处。另一方面，如果丈夫来自其他宗族，即使和女人间有性关系，他在女性群体中也属于外来者，无权无势。他的外来者地位表现在见妻子时要悄无声息，掩人耳目。还表现在岳母禁忌——丈夫要着力避免与妻子的母亲接触。这个阶段的男性和女性之间蔓延充斥着疏离和敌意，而岳母禁忌可谓此现状之典型表现。因为从心理上来说，自性-保存阶段的本质在于母性元素占据主导地位，阻止了男人和女人、原型男性和原型女性之间任何个体的、尽情的相聚。而这，部分地和女人对男人以及原型男性的经验相一致——他是个带有敌意的征服者、掠夺者。

女性或原型女性的自性-保存阶段可以持续很久，因为对女人和群体来说，它使健康的人类存在成为可能。从保护生命的角度来说，这个阶段是积极的；但涉及意识的发展，它会产生消极的后果——意识受到无意识如罗网般力量的阻碍。从这个角度看，大母神是令人恐怖的、吞噬性的，而不仅是好的、保护性的。

说到女人的发展，当然，自性-保存阶段可能持续很久，但这并不意味着女人尚未与原型男性，以及那个从一开始便与自己有着最亲密联系的男人打过交道。

在现代，一位已有婚育，同时也并不一定出现神经症的女士，她可以处于自性-保存阶段，这意味着她不被任何意识冲突干扰；而且她对生活本身、对与另外一个人共同生活也都没有觉知。在此阶段，任何事于

她而言都是“显而易见且自然而然的”，这足以表明她被自己的无意识概念充满。这些无意识概念与原型男性和她自己丈夫的特征有关，却并非来源于她的亲身经验——她作为一个自我和个体，对普遍的原型男性和作为特例的自己丈夫的经验。不过，对女人来说，原型男性的重要性远胜于她和伴侣的关系，一般来说，对困于自性-保存阶段的女性来说，即使不变成神经症，她也不会是一个完整的人。因为与原型男性的外在和内在关系——与外部世界里的男人，以及与她里面运转着的男性原则的关系——构成了她的完整性的一部分；正如男性与外在女性和内在女性之间的关系一样。

滞留于自性-保存阶段，抛开对她自己的心理发展有相应的重要意义，也会给女性的家庭带来消极后果。因为这些“阶段”并非来自过去历史的抽象的幻影，而是无意识的意象群集（constellations），这些意象群至今还活跃着，且如同早期一样，对人格发展依然必不可少。因此在一场西方式的、父权的婚姻里，母系宗族的母权心理依然可以占据主导地位。而且，无数岳母笑话不仅表明岳母禁忌依然活跃着，还道出了这样的事实：妻子的母亲依然统治着她，统治着她整个看似父权制的家庭。

这个阶段所带来的重大负面影响表现在一些婚姻问题上，或者通常地，表现在女人和原型男性之关系的问题上。疏远男性或对男性存有敌意，这在她身上很常见，以至于阻碍了她与男人建立起内在联结，从而演变为性冷淡的来源，当然还可能出现其他种种问题。

使女人的兴趣局限在孩子身上（孩子被视为婚姻的正当意义）亦同此类。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也可能发展出神经症，如果母亲正常起来，那孩子的神经症也能早日消失。

但与男人的性关系——且只是性关系，也能决定这个阶段的女性心

理。在母权制和从属于它的“亚马孙”（Amazon）^①心理中，对生殖男性（phallic male）的强调就属于这种模型。性的纯生殖的、无连接的肉欲属性占据优势，于是在神话中，男人对亚马孙女战士来说不过是完成生育的工具而已。在这种群集中，是女人维持着亚马孙女性群体的统一，在和原型男性以及男人打交道时，她们将其视为某种异类：部分敌人，部分“完全他者”（wholly other）。

此阶段的负面效果中，还有一种情境：女人受虐式地将自己经验为“受害者”，将原型男性和男人降低为仅仅是施虐者的层次。这种“倒错”的背后往往是母权制的原型群集，且在更一般的意义上该倒错可谓众多女性的特点。不过要等到女性发展的下个阶段，我们将之命名为“父权乌罗波洛斯的入侵”阶段时，这种“受虐的”特征才变得能够理解。

在这个阶段中，原始的乌罗波洛斯情境依然存在，但在“父权的”乌罗波洛斯中，强调了男性-父权的元素，旨在表明此处发展的焦点转向了父权制。随着大父神（the Great Father）的浮现，乌罗波洛斯情境将成为过去式。在母权制下（大母神的霸权下），女人只能以一种削弱了的形式经验到原型男性。因为在母权制中，乌罗波洛斯的男性面被视作大母神的一部分（乌罗波洛斯当然是双性的），是她的工具、帮手以及绕着她转的卫星。男人被当作孩子和未成年人爱护，同时也是生育工具。他不断地被统一到原型女性里，臣服于她，而他的真实男性存在和独特性却从未得到承认。^②

① 在希腊神话中，亚马孙人是一群骁勇善战的女战士。——译者注

② 参见诺伊曼所著《意识的起源和历史》和《大母神》。